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七 十 · 二 號

第一七八次會議

·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紐約成功湖

目 次

第一百七十八次會議

	頁次
二八二. 臨時議程	1
二八三. 通過議程	1
二八四.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亞部長會議主席及副主席致秘書長函	1
二八五. 繼續討論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報告書	2
二八六.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6

文 件

與第一百七十八次會議有關之下列文件，載於：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

特別補編第二號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

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亞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449)

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官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47)

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送希臘外交部長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函(文件 S/451)

補編第十八號，附件四十三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亞總理及副總理致秘書長函(文件 S/467)

第一百七十八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敘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二八二. 臨時議程(文件 S/473)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亞總理及副總理致秘書長函(文件 S/467)。¹

三. 希臘問題：

(a)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²

(b)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送希臘外交部長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函(文件 S/451)。³

四. 印度尼西亞問題：

(a)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亞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449)；⁴

(b)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官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47)。⁵

二八三. 通過議程

主席：對於通過文件 S/473 所載議程，有無異議？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根據過去的經驗，我想議程項目二既是一件例行事項，大概不會需要多少時間。

因為這是本星期理事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又因為希臘問題中的若干點已發交特別小組委員會處理，而該委員會直到八月十一日方能提出報告，所以我想我們本日下午不會在那個問題上有很大的進展，除非主席的發言人名單上的人數增加了。

爲了給理事會一個在本日下午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機會，我想請問主席可否將時間稍作安排，以便我們在本日下午至少能夠開始討論項目四。

同時，關於項目四，我看到菲律賓代表有一來文，文件編號是 S/458，沒有列入議程。我主張我們不應忽視這件來文，以便菲律賓代表有機會參加本日下午可能就項目四舉行的討論。

主席：澳大利亞代表所說各點只有一點與通過議程有關，即關於菲律賓代表所作申請的最後一點。在我們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時候，有幾件文件必須予以考慮，其中之一即菲律賓代表要求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的電報。那將是我們研究那個問題時首須討論的一點。

至於其餘各點，等到我們到處理議程項目三，即希臘問題時，再作安排。

議程通過。

二八四.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保加利亞部長會議主席及副主席致秘書長函

主席：理事會各理事手中均有這件申請書；因此便不必宣讀了。

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應採的程序是，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由主席將這申請書發交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對於這項程序倘無異議，本席即將如是裁定，不作討論逕將申請書發交那個委員會。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我想我應以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名義，指出一項實際困難。安全理事會通過了一件決議案，其中規定這個委員會應於下星期一提出它的報告書；⁶ 明天上午委員會將舉行最後一次會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八號，附件四十三。

² 同上，特別補編第二號。

³ 同上，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⁴ 同上，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⁵ 同上，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一。

⁶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五號，第一五二次會議。

議來審議那篇報告書；報告書草稿已經編定並將於本日下午分發。

這是一個恐將引起長久討論的申請書。我想知道理事會想要委員會把保加利亞申請書的審查情形列入委員會這次報告書內呢，還是要留待以後再說。

我不過是指出實施主席的裁定，將申請書發交委員會審議的實際困難而已。

主席：除非是我錯了，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定於明日舉行兩次會議，一次在上午，一次在下午。無論如何我們終須將此事發交那個委員會，讓委員會斟酌辦理。如果委員會能將此事列入它的報告書，自然很好；如果不能，委員會可以聲明這個問題發交太遲，沒有來得及討論。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儘可採取其認為適當的行動。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認為澳大利亞代表提出的考慮沒有很好的根據。委員會應像審查別的國家的申請書一樣，審查保加利亞的申請書。

主席：澳大利亞代表並未反對我們把這申請書送交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這申請書終須送交委員會，澳大利亞代表並沒有主張不應當送。他提出這個問題為的是探詢我們對於此事應當如何處理的意見，我對此已有所說明。我想澳大利亞代表已經覺得滿意了。

Mr. KATZ-SUCHY (波蘭)：昨天在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會上有人已經指出安全理事會給予委員會編製報告書的時限未免太短，有許多會員國關於各國申請案的覆文尚未送到委員會。

那時並有人指出，在討論提具報告書的時限的時候發生了計算錯誤，這個時限應當是八月十二日，以便對保加利亞的申請書可以進行最詳細的審查，同時也使各會員國可以表明它們對於各個申請書的意見。

我建議應准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延期至八月十二日，即星期二，提出它的報告書。

主席：澳大利亞代表是否尚有意見？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覺得主席的裁定已很滿意。唯一需要的是理事會從寬一點，必要時在決議案所定時間之外寬假一兩天，以便對這個問題可有充分研究。

主席：我們只能寬假一天，即至八月十一日為止。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規定報告書至遲須於大會開會——這次是九月十六日——前三十五日提出，而八月十二日便超過了這個時限。報告書因此須在八月十一日提出。委員會將於明天舉行的兩次會議加以討論；如有必要，它還可以在星期六舉行一次會議，再在星期一舉行一次會議。我想那樣時間便很充分。

關於這一點既然別無意見，這個問題便循例發交新會員國入會資格審查委員會。

二八五. 繼續討論希臘邊境事件 調查團報告書

阿爾巴尼亞代表 *Colonel Kerenxhi*，保加利亞代表 *Mr. Mevorah*，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 及南斯拉夫代表 *Mr. Vilfan*，經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昨天有兩位代表，即保加利亞代表和阿爾巴尼亞代表，要求發言。但是抱歉得很，因為時間已晚，昨天他們沒有能夠發言；本席準備請他們今天發表他們的陳述。現請保加利亞代表發言。

Mr. MEVORAH (保加利亞)：首先我要向主席表示謝意，因為昨天 *Mr. Dendramis* 竟稱我們數國為“衛星國”，主席即請他注意程序。這種稱呼對於我國和理事會本身都是不堪容忍的侮辱。

我預料希臘代表定當道歉並同意主席的建議，將他講詞內不中聽的語句自紀錄中刪去。

Mr. Dendramis 自知論據薄弱，於是採取了詬罵的一途。那是我不準備效尤的，雖然我有遠較充分的理由談論希臘在政治及經濟上對於某些大國所處的附庸地位。

一個依靠外國軍隊和外國軍事顧問團來征誅它的政敵——它自己的同胞——的國家，其代表實不宜講“衛星國”的話。

人人都知道希臘現政權是誰樹立起來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希臘發生的事情在我們記憶中至今尚新。一九四四年在希臘故都爆炸的英國炸彈不但摧折了巴特農神宮的柱石，而且也是血染希臘幾將三年的內戰的信號，使希臘的獨立化為烏有。

直到現在我們都是以憲章第六章為根據，平靜地進行工作。然而現在突然要理事會改弦更張，援用第七章。為甚麼會有這種突兀的改

變呢？我覺得沉靜的空氣就要消逝不見了。然而憲章各章不是可以任憑原告所欲，今日這樣搬弄，明日那樣搬弄的零件。

爲甚麼 Mr. Dendramis 採取這種出人意料的改變呢？理事會就要結束討論，不管怎樣決定即將見一分曉了，而且始終是以第六章爲根據；而現在卻要我們作這種離奇的事情：一方面開始討論援用第七章，另一方面小組委員會卻仍努力尋求一個基於第六章的妥協辦法。

這一切的一切爲了甚麼理由呢？

希臘代表自己已經告訴了我們：這個新的進攻路線乃是美國提案失敗的一個直接結果；⁷那是由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不贊成那個提案所致。可是這次否決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蘇聯代表的行動並沒有過於美國代表的地方，後者拒不承認希臘的不安局面是歧視反對黨及少數民族的結果，雖然這一點在調查團報告書內已經強調說明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投票反對美國提案，正如美國代表投票反對蘇聯提案一樣。⁸唯一的不同在於：九個代表投票贊成美國提案，而蘇聯提案則僅有兩個代表贊成，但這毫不影響問題的實質。這裏的問題倒是理事會的組織問題；憲章的作者們也認爲理事會的組織欠完善，所以才有否決權的制定。權利的行使永遠不會構成過錯。一項權利不是成立，就是不成立，說一項權利被濫用了，就本案而言，便不可避免地令人想到是被多數濫用的。

我不願捲入這種討論，但是我卻不得不提一提這個問題，因爲 Mr. Dendramis 昨天用那樣輕蔑的口氣談論否決權，以致我無法抑制我的憤怒；再者，正因爲蘇聯代表使用了否決權所以 Mr. Dendramis 才有這個新嘗試。

但是縱然這樣解釋，我還是不能了解他這種嘗試，因爲我們在爭端上的立場決定於客觀的理由，與表決結果無關。這個爭端屬於第六章還是第七章的範圍，這是應以情勢的實際因素和憲章的規定來決定的問題，不應以某代表在表決時的行動或 Mr. Dendramis 的高論來決定。我要再問一問：這種突如其來的改變爲的是甚麼？

Mr. Dendramis 認爲如果處理的是一個威脅和平的情勢，調查爭端的實際因素是沒有用

處的。這種說法可能引起重大的後果，對他很不不利。不，他找到了另外一個極簡單、極新奇的辦法，來證明威脅和平情勢的存在：他抓住蘇聯代表的講詞，從中摘出這樣一段：⁹“這一情勢充滿了嚴重的後果。它對於巴爾幹和平的維持是一顯明威脅”。蘇聯代表自己既已承認威脅和平情勢的存在，他說，那麼事情便很顯然了。我們，Mr. Dendramis 說，只要從這裏得出我們自己的結論就夠了。

但是，怎見得呢？蘇聯代表說外國軍隊駐在希臘，希臘人民遭受的恐怖統治及希臘行政當局主使的對希臘鄰國的挑釁行爲都是威脅。Mr. Dendramis 則說白皮書報告我們的三十二個可笑故事乃是對於和平的威脅。這是很有分別的，只有傻子才會說這種分別不重要。從這兩種說法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與結果，我真不能接受這種話：“你承認希臘政府造成了對於和平的威脅；因此請投票贊成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採取行動”。

既然 Mr. Dendramis 的簡單而新奇的辦法絕無意義，而且無論如何不能採用，我們爲事實所迫便不得不回到問題的實質上來。

調查團報告書本身建議將其結論置於第六章範圍內。Mr. Dendramis 說這是寬大爲懷所致，這個問題，相反地，自始即應根據第七章來審議。這話是不對的。報告書內並沒有這種寬大態度。相反地，報告書超出了它自己結論的需要，因爲它建議設立一個半永久性的委員會，雖然在此之前它已不得不承認：我們既沒有供給希臘游擊隊武器，也沒有供給彈藥，我們沒有訓練及組織隊伍，我們沒有供給它們任何財政援助，希臘內戰的真正原因應自歧視反對黨及少數民族的行爲中求之。Mr. Dendramis 顯然是要理事會脫離報告書，比報告書內建議理事會採取的行動更進一步。但是時至今日爲了聽從他的辦法，理事會便需要重新把本案的原委審查一遍，使它自己相信——並且也使全世界相信——我們犯了那些滔天大罪，或如 Mr. Dendramis 所說，我們的行爲與舉動是和平的威脅，是和平的破壞，也是侵略行爲。我相信本人已向理事會證明，報告書控告我們的不過是我們准許要求避難權的希臘政治難民有這種權利而已。

我不打算再來一一詳論理事會各位理事覺得難於分解的那些問題；但是我認爲在我們辯

⁷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六號，第一七〇次會議。

⁸ 同上，第六十九號。

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七號，英文本第一八〇頁。

論的這個最後階段而且在聽了這麼多演講之後，有坦率平靜地提出這個核心問題的必要：所有這些故事有多少真實性，有多少真正意義？

撇開所有次要的問題不論，整個希臘問題的中心點在那裏？

讓我們以公正的個人地位，或者以史家的眼光來談論此事，因為這裏發生的一切定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大家應當體會今日世人乃至將來世人都將要衡量我們的意見和我們的決定。然則，希臘問題的要點究竟在那裏？

要點是希臘發生了內爭，遍及全國，這種爭鬭人們不願稱為“內戰”而客氣地把它叫做“不安狀態”，已經進行了數年之久；報告書本身便認定內爭的原因是對反對黨及少數民族的歧視行為；在經審查的全部期間（前後共有數年）希臘政府，雖然費盡心機到處搜羅，只找到了幾個事件來責難我們，而這些事件連調查團也不耐煩去調查。這是史實（讓我借用 Mr. Dendramis 完全用錯了的一個很好的用語），“這史實”¹⁰ 是任何表決，甚至絕大多數的表決都不能辯駁的。

理事會各位理事遍查歷史，能找到一個國家與發生內爭之國為鄰，像我們三國那樣誠信不渝嗎？想一想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佛蘭克林，奔赴希臘反抗土耳其壓迫的拜倫，或寓居瑞士而秘謀革命大計的那些俄國革命家。記得不記得法國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的態度？那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源源不絕輸送大量坦克與飛機，法國卻持的是不干涉政策，然而它卻不能禁止法國人民開會支援共和派，派人與國際縱隊一同作戰，偷運軍火，刊印書報、傳單和小說，並給共和派以財政援助。那時和平受了威脅，但威脅的來源是內戰本身，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所作所為，而不是整個民主世界的同情表示，不幸的是那種同情表示還不够有力，還不够一致。

然則對於那些捏造我們的故事還有甚麼可說的呢？在這些故事中偷運是最大的罪狀，關於供給軍火的一面之辭正如同越界的控告一樣，絕未證實，其中也絕未提到財政援助之事，但為了使報紙繼續進行惡意宣傳，只好摭拾三五件支離破碎的謠傳故事，而大事渲染的國際縱隊不過是為了造謠的借口而已，這種謠言後來連造謠者都不得不否認。

我要重複一遍我在第一次演講裏已經說過的一項意見：鑒於希臘境內的情勢，激烈公開的干涉本是意料中事。如果沒有干涉，那是因為我國人民和我國政府殷切希望和平。

我們要有和平，因為和平是我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一部分，因為我們決心要在動亂不安已久的巴爾幹開闢一個和平的新紀元。

不，我並沒有歪曲事實；我說的是實話：我們真正要致力於艱鉅的建設工作，我們要有和平的保障以便我們可以安心致力於我們自己的事務。

現在我要回到我們討論的問題上，即威脅和平的情勢是否確實存在的問題。

直到現在理事會援用的是第六章這樣一句：“於爭端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和平……之維持時”。我看不出再往前進的理由。和平可能會因外國軍隊駐在希臘而受威脅。理事會理事不願承認此點，便不承認好了。但是如果要再往前進，那便是懷有惡意，那便像寓言中羊與狼的故事。那便是要使爭端永遠繼續下去，以便用來實現為他們所不敢明言的其他目的。我說的是希臘代表要求理事會根據第七章採取決議，雖然理事會還沒有通過基於第六章的決議案。理事會理事不能同意這個提案，豈不是很明顯嗎？

我可以借用美國代表前兩天的話來形容希臘的提案：這個決議案似乎不切實際。這個提案無法接受，這是希臘代表知道得很清楚的。

那麼他為甚麼要提出這個提案呢？答案很清楚。希臘政府和支持希臘政府的人不願看見邊疆事件問題得到解決。它們要使這個瘡永不收口。它們要在邊境上永遠保留一個瘡口，因為那樣便可以用它為摧毀民主力量的借口。

如果邊境事件問題解決了，如果希臘政府真的不能再以鄰國的挑撥來解釋它的內戰，希臘政府便要陷於何種地位呢？希臘政府在世人眼光中會處於甚麼境地呢？很明顯，它的處境一定很壞，因為那時世人便要看出內戰的真正原因了。

如果 Mr. Dendramis 的新嘗試居然成功，我便要深恨我們的努力全屬徒然，沒有能夠向理事會說明這個畢竟很簡單、很明顯的情勢。假如理事會要求我們負責使我們邊境上的一切情形都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便不能答應，因為此事不單靠我們。希臘政府軍和希臘游擊隊在我們邊境附近發生衝突的事情恐將繼續出

¹⁰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一號。

現，難民越境勢亦難免：在這種情形下，隨時都可以找到幾個奉承人意的曖昧人物出來作證，說他們曾見游擊隊人員穿過邊界。

只要事態常此下去不再擴大，理事會儘可放心。像這種小事——在目前情形下——不過是國際健康的一個徵象而已。

我希望我已經說服了理事會各位理事，因為正如 Mr. López 昨天所說，希望是一個人永遠也不應放棄的。因此我將繼續希望理事會能够恢復鎮定，只採取符合實情並能幫助我們澄清國際關係的辦法。

主席：我想奉告保加利亞代表，我已經如我昨天所說，要求把他論及的字樣自紀錄中刪去了。¹¹

Colonel KERENXHI(阿爾巴尼亞)：許久以來，希臘當局便在控告我們，說我們對希臘採取了而且仍在採取敵對行動，以期破壞和平及安全。許久以來，大家看到希臘當局每隔一個時期便要設法補充它的控狀，殊不知要想補充便必須提出新的事實，新的證據。每次希臘的控告證明是誣告以後，它便提出新的控告，這種新控告本質上並無不同之處，仍然是已經說過的若干不足道的事情，只在控告的方式上及隨後提出的要求上有一些改變而已。

我因此想起一句常見的諺語，在這裏頗為切合：“空袋子永遠站不直。”

七月三十一日 Mr. Tsaldaris 自華盛頓的來函——這封信復經希臘代表向理事會宣讀一遍——其中提出的希臘要求也是如此。這種手段的目的是人所共知的。

我們已經屢次證明這是希臘的挑釁行為，其目的不但在於惑亂輿論，而且在於影響關於希臘問題中正在進行的工作。

我們如何能够輕易從討論根據憲章第六章擬採的辦法轉而討論第七章所定的辦法？

有甚麼理由提出來支持這種據稱爲了解決本問題便必需採用的程序？

無論從 Mr. Tsaldaris 的來函或是希臘代表的演講裏都不能找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論點，證明應該採用這種程序。他們的論點無非是挑釁性的言論，沒有任何真實重量。

希臘政府方面似乎以爲輕易便可放過一項事實，那就是調查團本身在敘述希臘情勢的時候從未說過有甚麼威脅和平或破壞和平的情勢；調查團沒有如此說，理由很簡單，因爲希臘內

亂的原因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是內政性質的，因此這個情勢絕不可能被解釋爲希臘的北方鄰國造成的和平的破壞。

還有應當注意的是，希臘當局這種行徑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安全理事會雖然舉行了大約二十次會議，還沒有結束在第六章範圍內對希臘問題的討論；第六章正是憲章內處理這種問題的一章。

查考 Mr. Tsaldaris 的來函和希臘代表的講演，即可看出希臘政府拿所謂事件來支持它的要求，這些事件，他們說，是最近發生的，而且已爲輔助團所證實。

我很能明白何以只有希臘當局敢於說這種話。實則，證實了沒有呢？完全虛構的事件能够證實嗎？這是決不可能的。

希臘這種話使輔助團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處境很難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似乎當 Mr. Tsaldaris 在華盛頓的時候，他從輔助團接到了證實希臘被侵的報告，而本應首先收到這種證實消息的安全理事會，甚至過了七八天還沒有收到。有一點是無疑的，即證實是決不可能的。可是，此事顯然證明希臘政府不擇手段、利用輔助團的存在，以自稱是輔助團的論點支持它的誣告，而輔助團實則並未對這種論點表示意見。

這一點希臘政府卻不怕；它深知定會有人支持它的虛偽控告。它這種想法是一點也不錯的，因爲過去在同樣情形下也有人出來辯護。於是它得到鼓勵，敢於製造新的控告和新的虛偽論點，公然提出於安全理事會和輿論之前。

但是我們之不參加調查這種捏造的絕無其事的事件，顯然在希臘政府眼光中便構成一種佐證，證明它這種挑釁之辭。

這便是希臘政府據以提出它的要求的可笑根據。這樣，拒絕上希臘挑釁者的當便不啻爲他們的虛偽控告作證了。同時他們企圖用同樣的方法使世人相信：我們之拒絕調查完全虛構的事件，表明我們想隱匿事實真相。

但是希臘這種虛妄控告侮蔑我們的國家名譽威望，我們起而保衛，不能視爲支持這種控告的佐證。

Mr. Tsaldaris 的來函內說：這種侵略行為愈來愈膽子愈大，愈來愈甚，終至於發生此次對希臘有組織的進攻。……”

這裏又說到那次有名的進攻，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事實是這是一種可恥的挑釁行動。關

¹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一號。

於此事，我準備奉告各位下面這件事情，即一位名叫 *Manidakis* 的高級希臘軍官，代表希臘參謀本部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言，當他談到那次所謂進攻的時候，他說那是“不負責任份子散佈的消息”，並且說“參謀本部毫無所知”。但另一方面，希臘的 *Ta Nea* 報稱當 *General Zervas* 論到參謀本部這位代表所說的話的時候，他說“在這種情形下，軍人最好少開口”，並謂爲了國家利益這種事情不可深談。

希臘代表又向我們重複了一遍 *Mr. Tsaldaris* 來函的大意，絕未提出任何新的論點。不但如此，他還高叫侵略、和平的破壞。他的喊叫毫不能改變事實真相。

在這種情形下，每當我們聽到希臘政府方面高聲控告我們支持希臘游擊隊鬭爭的時候，我們心中便要問：“它們是否又要大批逮捕、放逐人民了？它們這樣報警，豈不是爲此？”

我只要指出希臘政府仍在執行無端侮辱鄰國的政策，縱在最近關於進攻的控告被世人一致視爲荒唐可笑的時候，仍在對我們幾國提出完全無稽的控告。

希臘現政府的代表繼續執行這種侮辱政策，甚至公然在安全理事會上稱我們爲蘇聯的“衛星國”。以希臘現時淪入的境地看來，我們預料將要聽到更多的壞話。這是很自然的，因爲希臘政府當局對於外國軍隊無端駐紮在希臘漠不關心，反而急急於增加其外交字彙中的罵人字樣。

希臘代表以爲無需再辯論威脅和平、破壞和平的情勢及對希臘的進攻事實上是否存在的問題了，因爲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

多麼狂妄的說法！然則我要請問希臘代表，既然所謂和平的破壞與進攻已經大家承認，何以希臘最負責任的當局，例如希臘參謀本部，反不承認呢？希臘國內，尤其是守土有責的軍事當局，應該比他人更能認清有無和平的破壞與進攻。何以國外認爲有和平的破壞與進攻而國內反不知道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從六月十一日 *Mr. Tsaldaris* 的談話中找到，那時候他說關於進攻的謠言目的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前幾天我已經提到了這件事。¹²現在無須再提。現在輪到希臘代表承認這件事了，無須我來重提。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可以從剛才所說，載在 *Ta Nea* 報上的 *General Zervas* 的談話中找到。

¹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五十八號，第一五八次會議。

總之，希臘的要求與事實不符。這一要求沒有正當理由，而且乃是一件新的挑釁行動，應當立予拒絕。

主席：關於這個問題的一般討論即此結束；理事會已將各決議案及討論發交小組委員會，等待該委員會具報。此項報告定於星期一提出，以便理事會於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舉行關於希臘問題的下一次會議。現在既然沒有別的意見，理事會進而討論議程上的下一項目。

阿爾巴尼亞代表 *Colonel Kerenxhi*，保加利亞代表 *Mr. Mevorah*，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 及南斯拉夫代表 *Mr. Vilfan* 退席。

二八六.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荷蘭代表 *Mr. van Kleffens* 及印度代表 *Mr. Sen*，應主席之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秘書長收到菲律賓常任代表電報一封，要求准其參加安全理事會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討論。我認爲有宣讀這封電報的必要。

Mr. KERNO (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菲律賓常任代表 *Mr. Romulo*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來電見文件 *S/458*，全文如下：

“敬啓者本人茲奉敝國政府之命，特此聲明我國政府贊成安全理事會出面干涉藉以停止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間之武裝衝突。因此促請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步驟以期立即停止戰事，惟對於雙方在戰事上所負之責任不予評判，並勸令雙方將此項爭端依車里博協定第十七條之規定交付公斷。

“菲律賓政府此舉係因菲律賓政府對於該區域和平之維持至爲關切，且因基於人道觀點亟盼阻止繼續流血。我國政府因此表示希望參加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之討論，蓋因菲律賓政府認爲太平洋該部分之和平倘受擾亂，我國勢將特受影響。

“本人因特奉告閣下，任何行動凡旨在以公斷方法解決此項爭端者，我國政府俱願參加。”

主席：憲章第三十一條規定如下：“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之任何問題，經其認爲對於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之利益有特別關係時，該會員國得參加討論，但無投票權。”

在邀請菲律賓代表參加我們的討論之前，本席欲請理事會決定是否認爲這個問題對菲律賓的利益有特別關係。

Mr. NISOT(比利時):根據我現在所有的情報,我對菲律賓的要求既不能表示贊成,也不能表示反對,但是我想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它要開的先例的重要性。理事會不能不先鄭重調查便表示意見。以我的意見,理事會應當查明本案對菲律賓的利益是否像憲章第三十一條所說的有特別關係。

Sir Alexander CADOGAN(聯合王國):本人雅不願反對菲律賓所作的任何請求;但同時我想表明我認為安全理事會在適用憲章第三十一條的規定時應當十分慎重,這一條規定安全理事會之討論經理事會認為對於非安全理事會理事之聯合國會員國之利益有特別關係時,該會員國得參加討論。

菲律賓在提出此項請求的時候說:“此舉係因菲律賓政府對於該區域和平之維持至為關切,且因基於人道觀點亟盼阻止繼續流血”。菲律賓對於該區域和平之維持至為關切,也許是不能否認的,但是還有別的國家可能認為它們自己對此也同樣地關切。

我也許可以提醒理事會,我們剛才還在討論所謂希臘問題,我想對於該區域和平之維持至為關切的國家至少包括聯合國的全體歐洲會員國。

菲律賓提出的另一理由——那是一個很好的理由——是基於人道觀點終止流血的希望。就此而言,我希望遇到牽涉流血的問題時,每一個聯合國會員國都有資格參加討論。

因此,無論安全理事會最後作何決定,我認為提交我們的這個文件沒有能够證明此事對菲律賓的利益有像憲章第三十一條所說的那種特別關係。這是根據我對那一條的看法。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印度代表無須詳陳理由,即被邀參加討論;關於印度代表參加的問題,既未經過辯論,也沒有任何異議。我國代表團記得在過去有些場合上,對於一項情勢或爭端僅間接有關的國家也被邀參加;例如一九四六年九月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即曾被邀參加希臘問題的討論。

據我們看來,菲律賓關心本案的理由是與我們相同的,但菲律賓代表沒有說明全部理由。也許他認為他無須為他的要求辯解。不過,我可以立時舉出許多別的理由。例如,菲律賓的貿易有一大部分是對荷屬東印度的貿易。交通倘若切斷,則不但菲律賓的安定、復興與建設將遭受影響,而且該區域其他地方亦將受到影響。

為了這些理由,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為菲律賓是此一爭端的直接關係國,菲律賓的代表應當被邀參加我們的討論。

Mr. SEN(印度):從上星期的討論可以顯見,安全理事會對本案的法律及其他問題雖尚不無疑問,但仍決定籲請停止敵對行為者,¹³其主要理由即此事關係整個東南亞的和平。然則,菲律賓既為那個區域重要國家之一,自然也應當准它參加討論。

我殊不能領會聯合王國代表的論點,他說倘准菲律賓代表參加我們的討論,則在其他案件上便也須准許他國參加。他舉出希臘問題為例。就印度尼西亞問題而論,我不知道另外還有那個重要國家,利益與此案有關,但它既非理事會理事國,又未被邀參加討論。

因此,我覺得安全理事會應當准許菲律賓參加討論。

主席:既然各方表示的意見未能一致,本席不得不將此事交付表決。本席擬請理事中認為這個問題對於菲律賓的利益有特別關係者舉起手來。

但是,哥倫比亞代表想要提出一個程序問題。

Mr. LÓPEZ(哥倫比亞):我想辨明我們究竟應否表決此案對菲律賓有無關係的問題。我相信我們應當表決的是我們是否贊成准許菲律賓參加討論的要求。我想趁此機會表明我熱烈贊成菲律賓參加討論。

主席:本席接受哥倫比亞代表的意見。現在我把是否准許菲律賓參加討論的問題付表決。

舉手表決。六票贊成,棄權者五。該案因未獲得七理事國之可決票,未能通過。

贊成者: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敘利亞、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比利時、法蘭西、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

主席:請助理秘書長將分發各理事的文件題目讀一遍。

¹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全文如下:

文件 S/459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原件:英文]

安全理事會,
獲悉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間之敵對行為,至為關切,
請雙方當事國:

(a) 立即停止敵對行為,

(b) 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並將解決經過情形隨時報告安全理事會。

Mr. KERNO (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長):
下面是關於這個問題各位理事應已收到的文件:

一.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菲律賓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秘書長電(文件S/458); 這封電報請求准許菲律賓參加安全理事會的討論。

二.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主席致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理電, 轉達安全理事會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通過之決議案; 及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副總理覆文(文件S/465)。¹⁴

三.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主席致荷蘭駐美大使函, 轉達安全理事會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通過之決議案; 及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及四日覆函(文件S/466)。¹⁵

四.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文件S/469)。

五. 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廣播及隨後送達安全理事會主席之演講詞(文件S/470)。¹⁶

¹⁴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覆文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六十九號, 第一七四次會議。

¹⁵ 荷蘭駐美大使及荷蘭駐聯合國代表團之覆函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六十九號, 第一七四次會議。

¹⁶ 八月四日印度尼西亞標準時間二十四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各廣播電台播送之演講詞全文如下:
文件S/470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

[原件: 英文]

印度尼西亞全國軍隊和人民們:

七月二十一日, 這個神聖的一月的第三天, 我命令我全國軍隊和人民一致起來抵抗荷蘭的殘暴侵略。印度尼西亞人民和我們的軍隊已服從了那個命令, 向全世界證明他們忠實無條件地履行了他們的義務。

我感激那些不計犧牲、忍受痛苦來完成任務的全體將士。我禱告上帝慈悲那些光榮捐軀的戰士。

我們和我們的外國朋友已經不斷說明荷蘭的攻擊事實上乃是一種殖民戰爭, 荷蘭人犯了企圖以武力屈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罪行。

舉世都譴責荷蘭的侵略行為。安全理事會已表示意見, 呼籲停止荷蘭發動的敵對行為。這項呼籲已送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我們已經證明我們能够抵擋荷蘭的侵略, 能够與殖民軍搏鬥給荷蘭以打擊。世人現在無不明瞭我們立場的正直。世人切盼終止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戰爭。並且建議了和平解決的方法。

我們深信和平方法是正直、妥善的方法。我們沒有忘記我們的主義, 因為我們將要時刻警惕以求貫徹我們的主張。可是我們知道停止敵對行為呼籲的急迫, 所以我們雖對我們自己的力量和我們的主義的正直具有充分自信, 我們寧取和平的方法。我們要遵從安全理事會的呼籲, 同時我們對於我們繼續奮鬥的能力有全部信心。

因此我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全國軍隊和與我國軍隊併肩作戰的人民頒佈下面的命令: 固守現在佔領的陣地, 停止敵對行為。

六.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荷蘭駐美大使為轉交東印度尼西亞總統及總理來文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文件S/474)。

七.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為荷蘭軍事行動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文件S/475)。

主席: 這些文件均已分發; 因理事會表示希望知道事態的隨時發展, 故秘書處仍與該區域經常保持通訊聯絡。上述文件表明事情的演變及在印度尼西亞問題上已有的進展。

Mr. SEN (印度): 自安全理事會要求停止敵對行動以來, 我們已收到荷蘭政府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送來的遵從此項要求情形的報告。但是雙方的報告互相矛盾; 雙方互控對方在停火令生效後仍在繼續敵對行動。

再者, 安全理事會主席收到八月五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 Mr. Gani 來電一封,¹⁷ 載有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要求的建議。我們大家

¹⁷ 電文如下:

文件S/469

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

[原件: 英文]

一.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因願遵從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並因切盼恢復印度尼西亞之和平, 已決定命令共和國全部軍隊自八月四日星期一印度尼西亞標準時間二十四時起停止敵對行為。

二.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茲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耶嘉達荷蘭政府直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印度尼西亞標準時間一時始將上述決議轉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鑒於需要儘速採取措施以保證停止敵對行為令之有效執行,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對於耶嘉達荷蘭當局延遲傳遞安全理事會決議事, 深表遺憾。

三.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要求安全理事會充分計及執行停火令時, 嚴重的技術困難如時間短促及荷蘭侵略行動對共和國交通線所造成之重大損害等, 必須克服。

四. 又有應注意者, 現在情形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雙方首次下令停火並有第三者為證的軍事情勢有異, 現在沒有將共和國軍隊與荷蘭軍隊顯明分開的確定分界線可言。由於共和國採取的民衆防禦體系, 戰事並不以確定的陣線為限。相反地, 在荷蘭軍事統帥部自稱已佔領的許多城鎮與區域內, 共和國軍隊至今仍在堅守陣地。

五.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念及過去兩年來的經驗, 深慮停火令的執行倘不由中立的第三方充分繼續監督, 則難保荷蘭軍隊不片面違反命令。共和國政府因此力促安全理事會任命一個由數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 儘速將其派至印度尼西亞以保證停火令的有效順利實施。

六.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茲着重聲明, 荷蘭停火令的意義, 必須包括停止荷蘭軍事及民政當局對付印尼人民的一切行動。

七. 最後, 共和國政府認為停止敵對行為後, 荷蘭軍隊應即退出共和國領土, 至少退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雙方劃定的分界線之後。

都已在報上看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關於設立國際公斷委員會的話。我想把這些提案的內容報告安全理事會以便採取必要的適當行動。我相信要想對目前情形有一正確看法，便不能不把過去兩年來印度尼西亞的事態發展向理事會敘述一下。

日本於宣戰之後幾乎三個月以內即於一九四二年四月間已將印度尼西亞佔領，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被盟國戰敗為止。大家記得宣戰後幾乎整整一年，Queen Wilhelmina 在一次無線電廣播演講中曾向印度尼西亞人保證，她說她準備召開會議決定印度尼西亞的政治改組事宜，此項改組將以共同合作及志願接受為根本原則。

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不願接受荷蘭的保證。日本投降後兩天，印度尼西亞人在 Mr. Soekarno 領導之下，宣佈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成立與獨立。他們並且頒佈了一部臨時憲法，建立了行政機構。

日本投降時，當地沒有荷蘭軍隊。印度軍隊在東南亞盟軍總司令代表 General Christison 統帥之下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進入了巴達維亞。盟國當時告訴印度及全世界：盟軍只有兩項目的，一為將戰敗的日軍解除武裝並集中起來，一為營救盟國戰俘及被拘人員並將其運送回國。據盟國宣言說，盟軍僅擬佔領幾個主要城鎮，不準備干涉當地的行政事務。

共和國政府宣稱願意協助盟軍執行它的兩項主要工作，但同時表明無論盟方或荷蘭一方倘若企圖重新施行統治，定予抵抗。

那年年底，佔領軍僅在爪哇的巴達維亞、萬隆、泗水及三寶壟、蘇門答臘的巨港、棉蘭及巴東建立了管制。為了執行盟國的任務，聯合王國不得不默認共和國的事實權力，雖然它同時承認荷蘭的法律主權。因為世界輿論反對使用盟軍幫助荷蘭收復它的失地，所以聯合王國不得不採取這種態度。

可是荷蘭拒不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那年十月間印度尼西亞人與佔領軍在後者所佔地區邊緣上便不時發生了戰事。荷蘭鑒於盟軍不久勢必撤出印度尼西亞（那時各方，尤其是印度國內對於解除日軍武裝及營救遣送盟國戰俘外將印度尼西亞境內盟軍另作他用的抗議，呼聲愈來愈高），於是表示願意請英國調停以便與印度尼西亞當局達成諒解。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荷蘭方面以 Mr. Van Mook 為代表，印尼方面以 Mr. Sjahriar 為代表，開始了談判，以英國大使 Sir Archibald Clark Kerr 為主席。但在四月底因印尼方面聲稱共和國既已得到佔領軍的事實承認，也應由荷蘭正式承認為主權國，談判陷入僵局。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才又恢復談判。

在此期間，荷蘭在盟軍保護之下，並藉着盟國在武器、裝備及訓練上的協助，極力擴充它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等到談判最後破裂的時候，荷蘭在那裏已經集聚了將近十萬軍隊，所有現代武器無不俱全。荷蘭並且在東印度尼西亞扶植起一個所謂自治國，受它的軍事保護，在南婆羅洲扶植了另一國家。當談判於六月間恢復時，共和國政府對於荷蘭這種行動提出抗議，稱之為片面行動，說這種行動的目的是要在過渡政府期間及在印度尼西亞合眾國成立時，削弱共和國的力量。共和國政府並且繼續堅持必須承認它的主權。

與印度尼西亞代表的談判破裂後，荷蘭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 Malino 召集了婆羅洲、西里伯及該羣島東部各島的印尼領袖，舉行會議。那次會議議決將荷屬東印度改組為一個自治國家的聯邦。

那年八月，荷蘭國會設立了一個總辦委員會，負責與共和國重開談判。總辦委員會乃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代表開會，以英國駐東南亞高級專員 Lord Killearn 為會議主席。為造成必要的和平空氣起見，雙方於八月十四日簽訂了一個休戰辦法，以便終止盟軍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間不時發生的戰事，並且頒佈了停火令。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荷蘭總辦委員會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袖在林加嘉提簽訂了一項協定草案。

十一月十五日協定草案簽字後的發展是安全理事會要特別留心的事情。荷蘭國會同意於協定的最後批准，其同意條件為協定的解釋須依照荷蘭總辦委員會所發表之長篇註解。可是，事實上，當協定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最後簽字批准的時候，¹⁸ 荷蘭代表一方面根據荷蘭國會所定的條件簽字，另一方面接受了印尼的條件，即印尼代表僅受協定條文及雙方簽署的紀錄的拘束。

遇有這種性質的爭端，雙方既都分明有權自行解釋協定條文，這個協定之不能導向和平

¹⁸ 協定全文見紐約洛克菲勒十號荷蘭新聞處出版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治發展”一書。

與諒解，自係意料中事。荷蘭方面怪印尼方面繼續維持內部封鎖及製造邊境事件；對於共和國在與印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澳大利亞、中國及其他國家外交關係上的活動，荷蘭方面也表示反對。印尼方面則怪荷蘭對共和國施行海軍封鎖，並稱荷蘭應負邊境上武裝衝突事件的主要責任。印尼方面說因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事實權力已為荷蘭所承認，故他們有權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總辦委員會向共和國代表團提出一件關於協定實施問題的備忘錄。在備忘錄中，總辦委員會提出委員會自己對協定內關於下列事務的條文的解釋：

一、改組荷屬東印度政府為將來聯邦的中央機關並設置與荷蘭最高政府合作的機關；

二、未來印度尼西亞合眾國外交關係之建立及外交工作人員之訓練；

三、軍事合作，以期完全終止敵對行為，恢復法律秩序，建設印度尼西亞國防及裁減軍隊；

四、對外貿易、外匯、食糧供應、及非印度尼西亞人於其在印度尼西亞境內所經營之企業及財產上依法享受公正待遇等問題之解決；

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與不在共和國範圍內之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區之關係，各地區間之合作以及爪哇及蘇門答臘佔領區之併入共和國版圖。

我要強調這些解釋乃是荷蘭總辦委員會所作的解釋，該委員會要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接受這些解釋並實施協定。

荷蘭總辦委員會的主要解釋如次：在過渡期間，即在印度尼西亞合眾國的締造時期，荷蘭王室的主權仍予維持；王室代表在聯邦行政院，即在王室代表與印尼政治團體代表合組之過渡政府內，享有特殊地位，具有決定權；在佔領區內雙方應合組憲兵隊以維持法律秩序。

在對協定如是予以完全片面性的解釋的備忘錄內，總辦委員會並且決絕地說對於它的提案的任何主要改變，委員會概不接受。委員會要求對方於十四天內提出答覆：“倘若答覆是否定的或不圓滿，則總辦委員會十分抱歉，即認為沒有繼續討論的可能，即須呈請荷蘭政府核示今後如何處置。”

印尼方面對於備忘錄的反應自然不好。他們說荷蘭方面施行海上封鎖，不斷穿越界線，及在佔領區鼓動分裂運動，這種種都是違反協定的新事例。他們尤其強調荷蘭政府在協定內已

接受了共和國在過渡期間的事實權力，而在備忘錄中竟未承認。印尼方面實際上接受了荷蘭的全部要求，祇沒有答應建立聯合警察部隊。他們說，共和國境內和平與秩序的維持乃是共和國警察的事，荷蘭軍隊不得干涉。他們同意荷蘭方面所提立即停止敵對行為的要求，但堅持雙方俱須停止敵對行為。

印尼的答覆未能滿足荷蘭方面，後者對於雙方都停止敵對行為或裁減兵力不肯給予任何保證。荷蘭方面堅持組織聯合警察隊的要求。七月十四及十五日，荷蘭方面提出最後通牒，限令印尼方面至遲於七月十六日午夜必須聽從；否則他們就要保留行動的完全自由，換句話說，這是要訴諸武力的一種威脅。

以上便是安全理事會在考慮我準備提出的提案時應當注意的事情經過。至於宣戰後的事態發展，理事會知道得很清楚。荷蘭軍隊節節獲勝。到現在所有爪哇及蘇門答臘的戰略地區幾已全部落入他們手中。我對於荷蘭軍隊的勇敢毫不置疑，但是我想一方既然擁有現代武器而他方僅有竹桿，甚且常常只能以赤手空拳來對敵，這種勝利是可以了解的。我知道竹桿如果削得够尖銳的話，也很討厭。但是抵擋現代武器，這種工具究竟是無效的。

前已說過，第一百七十二次會議¹⁹上所提建議的要點是隨着敵對行為的停止，安全理事會便應當要求荷蘭軍隊退回到他們原來的陣地。為了種種緣故，理事會理事當時不願認真研究這個問題。各位理事當時最關心的是終止敵對行為，他們要先把那個問題解決然後再研究問題的根本。現在是研究此事的時候了。

假如荷蘭不退回到戰事開始時的地位，印尼方面認為到了談判的時候他們便要處於很不利的地位。我相信凡曾留心印度尼西亞時局發展的人都不會爭辯這一點。為民食來源的肥沃土地已為荷蘭佔領。其他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最有經濟重要性的物資也都落入荷蘭掌握。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這兩國——我稱它們為兩國——舉行談判，則顯然一方，即印度尼西亞，便要處於極不利的地位。我因此建議安全理事會認真考慮印度尼西亞副總理在其八月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內代表印度尼西亞提出的提案，即“停止敵對行為後，荷蘭軍隊應即退出共和國領土，至少退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雙方劃定的分界線之後”。我要求安全理事會考慮這個問題。我不能確言印度尼西亞共

¹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號。

和國副總理所說“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雙方劃定的分界線”一語究何所指，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不知道那些界線在那裏。事實上副總理自己在他的電報內也說沒有確定的分界線。在第四段內，他說：“……現在沒有將共和國軍隊與荷蘭軍隊顯明分開的確定的分界線可言”。既然如此，我主張安全理事會最好請荷蘭方面退至七月十九日戰事爆發前所佔的地方。我認為這樣可以使雙方在他們談判中有一平等機會。

另一個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名義提出的重要建議是立即成立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並派遣到印度尼西亞去。²⁰在將這個建議送交安全理事會的時候，我想同時表明印度對美國之提議向雙方斡旋以便解決爭端，至為感激。

如果我堅持成立國際公斷委員會的提案，其原因不是我不知道美國所作貢獻的價值。我不過是說就本案的特殊情形而言，似以設置一個國際委員會為佳。

安全理事會發佈的停火令是聯合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的積極行動。這個行動提高了世界各地人民對於安全理事會的功效與前途的希望和

²⁰ 這個建議載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 Mr. Gani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電文如下：

文件 S/477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原件：英文〕

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及人民自無線電廣播中欣聞美國政府願在共和國政府將來參加之談判中為印度尼西亞政府斡旋，至為感激。

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敬請美國政府注意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之決議。共和國政府恪守聯合國原則，深願聽從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其中建議以公斷為解決目前爭端之主要方法。印度尼西亞政府熱誠接受美國政府之斡旋，並請美國政府在荷蘭政府方面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方面鼎力相助，俾能依照印度尼西亞之提案立即派遣一國際公斷委員會前來印度尼西亞。

三、鑒於兩年談判及調停猶未能阻止大規模戰事之爆發，共和國政府深信美利堅合眾國、聯合王國及荷蘭三國政府必皆承認由一聯合國委員會進行公斷乃以和平方法解決此一爭端之唯一最後希望。

四、共和國政府一致堅信美國倘能支持上述提案，則為了上列理由美國此舉將有不磨之貢獻：

(a) 共和國政府及荷蘭政府皆同意格邊公斷委員會所作之裁決；

(b) 因此有良好理由相信此一國際委員會必能達成永久解決；

(c) 聯合國如是即可造成一迫切需要之先例，使世人皆知聯合國具有停止戰爭、解決爭端之權威。

五、最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敬請美國政府委派代表一人於最短期間飛至日惹，俾共和國政府對其詳陳官方意見。

六、共和國政府盼美國政府儘早以無線電告以美國代表大約何時可達日惹機場。

信心。我認為這種信心應予維持，安全理事會在請雙方停火上的寶貴成就應當繼以國際公斷委員會的設立以謀爭端的解決。

我在這次據實敘述本案的原委的時候，已經指出兩造之間有許多爭點須予判明曲直。不幸在辯論當中，有些理事可能是無意中發表了一些意見，以致引起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疑慮或減低了他們的信心。可是我不準備從那個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我只主張安全理事會於理事會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所採決議之後，允宜設立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負責解決這個爭端。

Mr. VAN KLEFFENS(荷蘭)：我們剛才聽了關於聯合國會員國之一，荷蘭王國內政情形的一項頗為詳盡的敘述。此項敘述在許多方面都很正確，然而並不完全正確。可是我認為理事會沒有處理這種事項的管轄權，因此我不準備討論這些問題。不過我不得不在某種意義上提到這些問題。我不願一種無稽之談流傳下去，即我們之對共和國軍隊採取行動是因為我們在憲兵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這種說法已經說了許多遍；我現在把我在第一百七十一大會議²¹說的話重說一遍，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採取行動的理由，如我上次所說，是：人質仍被拘留不放——這是不合林加嘉提協定的；禁運糧食入境，有計劃地陷我方佔領地於饑荒——這是不合林加嘉提協定的；敵對行為仍不停止——這又是不合林加嘉提協定的。

我說我們有證據——我就要提出此項證據——證明對方違反去年十月簽訂的休戰協定不下一千次之多。同時共和國政府對於橫行民間到處肆虐的不法之徒全無約束能力；加之，名義上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治下的領土到處紛亂，漫無法紀。

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秩序必須恢復。我們並不以此役為榮；理事會知道，我們至多只能稱此事為警察行動，而從警察行動是沒有甚麼光榮可得的。

讓我再說一遍，我們不要摧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我們只要建立並維持秩序，以便共和國政府終於可以管束其治下至今不聽其號令的不法之徒。據共和國報紙 *Soeara Rakjat Kediri* 的記載，以醫生出身的東爪哇共和國州長 Dr. Moerdjani 說人口約二百萬、實為爪哇之一部分的馬久拉島島上居民餓死者不下百分之十三，另有百分之二十七患飢餓水腫病——這是歐洲

²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七號。

飢饉區常見的病——到了不能挽救的程度。試問這是不是駭人聽聞的消息？是這種情形逼迫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對於這種情形，不能袖手旁觀。

讓我引徵 Mr. Leslie B. Moss 的話為證，他是美國教會世界服務社的總幹事。那是美國新教教會為協助外國教會而組織的一個負責機關。他准許我引徵他的報告書的這一部分或任何其他部分。

Mr. Moss 說：“有些密切注意目前局勢的人覺得印度尼西亞人之所以採取延宕手段，倒不是因為他們畏懼荷蘭當局，而是因為他們自己知道準備不足，還不能夠有效地擔當經理國家大事的重任。這一點是否與目前時局具有重要關係固難確知，但雙方之不斷互相批評卻係事實。我自己的感覺”——他是親臨其地的人——“是印度尼西亞人辯論及討價還價的心理未免過重，而對於治理七千萬人民所牽涉的種種問題卻不了解。對於他們幫同草擬並自由簽署的協定的條文，他們似乎總在不停地討論，但是他討論的都是已很詳明的規定，對於措辭含糊或比較籠統易於有不同解釋的條文，他們卻很少提出問題以求闡明。”

是這種情勢而不是因為在合組憲兵問題上意見不合，逼迫我們採取行動。我不要另外那種說法傳播開去。

我們之所以採取行動，不但是為了幫助印尼共和國，同時也是為了幫助東印度尼西亞和婆羅洲那些國家。我們不但無意壓迫它們，而且要幫助它們在完全公民自由與自治的情形下克服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困難。我們很想幫助它們結為一個聯邦，稱為印度尼西亞合眾國。可是，共和國不能或者不肯停止它的侵略傾向。它要吞併與它平等的鄰國。東印度尼西亞和婆羅洲的代表下星期即將來此，我希望理事會有機會和他們交談。各位理事如與他們交談，便知道我說的話句句都是實情。

東印度尼西亞和婆羅洲的人民急盼保全他們自己的自由，他們不願變成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部分，而共和國則始終企圖把他們吞併掉。

我要求發言的第二個理由是澳大利亞代表——說來抱歉得很，當我不在場的時候——在第一百七十四次會議²²提出了若干問題，說到安全理事會為停止敵對行為事致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政府的電傳遞過遲。我可以告訴理事會事情的實在經過。

我不知道為甚麼要托我國政府轉送這封電報。可是，我國政府受了托，我現有一封電報告訴我說，與澳大利亞代表之言相反，關於停止敵對行為事的電報是在星期六日深夜與星期日清晨間到達巴達維亞的。那封電報於星期日上午十時到了副總督的桌上。星期日午後荷蘭東印度政府的一個官員將它送交共和國政府副總理 Mr. Gani，同時並附送一函，聲明我方向他提供一切便利俾將該電轉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

Mr. Gani 似未立即回答，但是後來在星期日晚上他通知荷蘭東印度政府說他不能接受任何責任。於是，我方為了幫忙起見，便用了我們稱為額外廣播播送機的設備，以無線電將那封電報播送出去。星期一午前，我想是因為共和國首都沒有表示收到第一次廣播，我方又於爪哇時間午前六時三十分及午前七時三十分將電文廣播了幾次。

此外，我方並於星期一午後三時以降落傘在日惹機場上空投下電報抄本的第二份——前一天送交 Mr. Gani 的是第一份——同時荷蘭政府飛機又投擲傳單，使共和國方面務必收到那封電報。

我方還有甚麼可作的呢？我覺得有點遺憾的是澳大利亞代表在我不在場的時候居然把此事說得那麼嚴重。我可以說我於星期日午後八時五十八分為停火令事發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電報似乎費了相當的時間才送到。我聽說直到次日午後此地——電報的送交地址是成功湖——才收到。我還特意發了一封航空快信說明已致電理事會主席。似乎到了次日上午主席還沒有收到。我不應因此便大驚小怪；這種事情時有發生；我以為這兩件事都沒有產生了不得的損失。²³我不明白澳大利亞代表為甚麼要那樣重視這件事。

同時我不妨告訴理事會，美國政府為提供斡旋，想與印度尼西亞政府取得接觸，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難。它先在此地設法，未能成功。最後，美國駐巴達維亞總領事用了經其請求我方欣然供給的便利，才把電文送出。無論如何，對方說收到了。但是這都是環境不幸使然，並無他故。因為有些言論已載入紀錄，我要請理事會注意，澳大利亞代表所說電報係在星期六中

²²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九號。

²³ 電文(文件 S/466)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九號，第一七四次會議。

午到達巴達維亞的一節全不正確。他說副總理 Mr. Gani 從獄中被釋，那也是不正確的。像 Mr. Gani 那樣有身分與地位的人，我們是不會監禁的。Mr. Gani 那時是在家軟禁，他曾表示感謝我們對他的待遇。對於一個有 Mr. Gani 的地位的人應當如何禮重，我們頗知一二。

說那封電報被扣留到次日午後八時，也是不正確的。我已經根據手旁的官方情報說明了實際經過。再者，說 Mr. Gani 因為完全被隔絕所以無法轉遞那封電報，也不正確；我們供給了他全部的便利。

爲甚麼竟有這種可能令聽者對我們的誠意發生疑心的言論呢？

事實是 Mr. Gani 於星期日午後收到電報後說他對於此事不能擔任任何責任。我們於是負責設法轉送那封電報。至於 Mr. Gani 的不合作態度和他不肯轉遞電報的真正理由何在，只有理事會知道怎樣判斷。

除了以上我覺得不得不說的話以外，此時我不欲多說，因為我不知道我們現在討論的究竟是一項動議呢，還是一種提案。

主席：我想奉告理事會，我剛才收到八月七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來電一件。電文見文件 S/477，內稱：

“共和國政府恪守聯合國原則，深願聽從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印度尼西亞政府熱誠接受美國政府之斡旋，並請美國政府在荷蘭政府方面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方面鼎力相助，俾能依照印度尼西亞之提案，立即派遣一國際公斷委員會前來印度尼西亞。”

來電全文頗長，將於明日分發給各位理事。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案開始時，我國代表團已經聲明我們不欲討論這個爭端的是非曲直；我們不願作任何判斷或預斷。我們現在的態度仍是如此。這個案件，甚至在事實方面，都是充滿了矛盾，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出的。

我雅不願和 Mr. van Kleffens 爭辯。可是，既然他懷疑我當他不在場時對於電報遞送延遲事提出問題的動機，我祇願申明我供給安全理事會的情報是直接得自我們駐巴達維亞的代表，那個代表看到了那些電報。他說“此項情報——即安全理事會的通知——是以海底電報及無線電報傳遞，於中午在巴達維亞收到的。”似乎過了若干時後——誰也不知道在甚麼地方發生了延誤——“荷蘭當局於星期六午後十時才收到。”

“Gani 和 Tamzil 之在家軟禁於今日午後被解除，”我們的代表說，“但巴達維亞的印尼市長仍被禁閉在家。今夜”——即星期日晚上——“大約八時，亦即 van Mook 廣播前兩小時的時候，Koets”——我想他是法律顧問——“把電報親自交給 Gani”。

這是直接從我們的代表得來的情報，這個代表和這些人有接觸並且實地看見了這些電報。

我們同時還有八月五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總理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電報，內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茲請安全理事會主席注意：耶嘉達荷蘭政府直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印度尼西亞標準時間一時始將上述決議轉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鑒於需要儘速採取措施以保證停止敵對行爲令之有效執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對於耶嘉達荷蘭當局延遲傳遞安全理事會決議事，深表遺憾。”

我在交通完全斷絕之時所以提出調查交通困難問題的唯一理由是因爲我國政府，念及可能發生的困難及關於當事國未能在建議的時限內實施停火令可能提出的控告，不願任何一方的立場遭受預斷。

現在我想向理事會提出因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所作決議而起的若干實際考慮。我國政府欣悉當事雙方已立即實施了安全理事會要求停止敵對行爲的決議，而且雙方的停火令都是無條件頒發的。我們認爲就安全理事會的地位與名譽而言，這是一個吉兆。

在通過這個決議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的情勢如何呢？我們發現那裏現在的情形沒有一九四六年休戰時候穩定。那時是十月。那時有幾個安定因素。那時候有一個雙方都接受的調停人即聯合王國代表。當事雙方彼此有實際接觸。那時有一個有跡可尋的分界線，雖然那時分界線即在當時也需要相當時日才能確定。所有那些因素現在都不存在。現在交通完全斷絕了。雙方之間沒有顯明的分界線，也沒有政治或行政接觸。因此我國代表團於理事會作成決議之後，立即提議理事會應授權主席與秘書長磋商，以便立即指派秘書處一位高級官員以觀察員與報告員地位，報告理事會決議實施的情形。主席當時說他準備親自料理此事，我們要知道是否已就這個提議採取了行動。

同時我們卻收到了種種互相矛盾的報告，關於這些報告我現在不擬評論。我們收到了停火令據說被違反的報告，足徵安全理事會實有

派員保證理事會決議切實被遵守的必要。為達此目的有兩條途徑可取：一即理事會決定派遣秘書處一位高級官員到荷屬東印度去，這在許多方面看來是遠較方便的辦法；另一個辦法是理事會任命一個小型委員會，由觀察員若干人組成，代表理事會前往該地。這是我想提請理事會考慮的一個問題，我不妨稱之為短期問題。

長期問題是調停或公斷的問題；亦即理事會關於當事國應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的決議。調停和公斷大有分別，故當本理事會採用“公斷”一辭時，我國政府自然將其解釋為由本理事會的代理人進行公斷。至於調停，亦須雙方均願接受，我們所知道的祇是印度尼西亞政府已經接受了美國的斡旋。此外沒有調停之議被接受，就我們所知而言，也沒有人就公斷問題提出任何意見。

我國政府認為自敵對行為停止至談判開始之間的時間愈短愈好。調停也好，公斷也好，要緊的是開始實際談判。目前情勢危險多端，我們安全理事會不應當聽其自然，好像是說，“我們但願一切都好”。我想我們應當多努力才是。

就後一個問題，即長期問題的解決而言，我想指出澳大利亞總理昨天曾發表聲明如下：“倘雙方均認為此議有助於終止此項過渡時期及立即開始談判，則澳大利亞政府願與美國政府聯合行動，擔任調停及公斷者的任務”。此議之提出與澳大利亞政府將這個問題提出於安全理事會的精神相同，即完全出於公平不偏的精神，其唯一希望即荷屬東印度的長久爭端能夠儘速獲致解決。

這是我此時希望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在此次會議與下次會議之間考慮的幾點意見。為此我國政府擬於八月十二日提出一件載有這幾點意見的決議草案，屆時自當分發各位理事。

主席：關於澳大利亞代表所提派秘書處官員到印度尼西亞去將本案演進情形報告理事會的建議，我想向他略作解釋。

代理秘書長覺得派遣這樣一個人員，沒有任務規定，沒有職權，恐怕於事無補。我們已經隨時由官方收到了官方情報，故在這方面似乎已經够了。不過，我們準備在下次會議討論印度尼西亞政府請安全理事會派遣一個委員會的要求。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印度尼西亞政府八月五日來文中提到了一種委員會。在主席於本次會議宣讀的來文中又提到了另一種委員會。我想明白印度尼西亞政府說的是兩個不同的委員會呢，還是只有一個委員會呢。

主席：奉告蘇聯代表，我們從印度尼西亞政府收到的第一個要求是一個委員會負責監督安全理事會決議的執行。第二個要求今天才收到，將於明天作為文件分發，所要求的乃是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那麼二者都有效嗎？

主席：如果成立了第二個要求主張成立的委員會，第一個委員會即無必要。倘若派出一個公斷委員會，那它將具有第一個委員會的職權。但印度尼西亞政府沒有撤銷第一個要求，如我剛才所說，它現在又請美國政府向荷蘭政府及安全理事會努力解說，以便立即派遣一個國際公斷委員會到印度尼西亞去。這便是澳大利亞代表說他準備在下次會議關於這個問題提出的決議草案的主題。因為第一個要求尚未撤回，因此我仍然認為二者都有效。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law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í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zhka, Smolenskaya Pla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178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30; 2/0 stg.; Sw. fr. 1.2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0-10528
Jan. 1961-100